

穿過了一條崎嶇不平的小徑，浪濤聲越來越近了，這時他才知道已走近海邊，繞過一塊高大的岩石，從手鐲的光亮中，他看見岩上為海水在動盪不休，一隻高大的漁泊在海邊上。

警衛員把桶扶上漁船，然後跟着上船漁船的帆被拉了起來，逐漸離開海岸駛向大海去。

一時間瑞雄感到無限驚奇和迷惑，他不明白這是甚麼，殘酷的共產黨難道會放他逃走？或者把他解到帶島上？這疑問使他無法解答。這時他穿過船艙駛到後面去，舵工室裏有一條黑影在閃動。

「陳先生，一個熟悉的聲音在他的耳邊呼喚。

「啊，你是李……順富兄！」他驚喜地叫了出來。

兩隻手掌緊緊握在一起了。

「順富兄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？」他迫切的問。

「是他們放我們走的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我現在也不明白，等刻就會有人告訴我們。」

策奴工的可怕人物，假如我告訴你說，我的姓可是王大剛，你一定不會再感到陌生了吧？

「中學時代，我還是一個純潔無疵的青年，那時我和琴芳由戀愛而訂婚，不幸在畢業以後，我和琴芳離別了，她考上了嶺南大學，而我却升入了北京大學，更不幸的是在大學裏面，我受了共產黨的誘惑，竟貿然加入了他們的組織，由於思想的轉變，我和琴芳逐漸拉長了心靈上的距離，兩年後的春天，他終於和我解除婚約，琴芳是一個溫柔可憐的孩子，她離開了我，使我痛苦不已。」

「共產黨佔據了整個的大陸以後，我會回到故鄉探訪她，誰知他和家人已不知所終，雖然我到處探詢，仍然得不到她的訊息。

「這些年年，共產黨的眞面目漸漸揭露了。我親眼看見千千万萬善良的老百姓被殺害，

（六）

小說

對

命寶陀

「他」的茶杯裏是化不了幾秒鐘的工夫，當他轉臉走開的一刹那間，便可以做到——老海，已經把那滿兩杯的茶，順手端來他們的面前。兩軍隊裏幹過很久，在槍林彈雨下的衝鋒陷陣，一些也不感到怕，不知怎的，現在他覺得他在驚慌得顫顫——

他強持地，小心翼翼的走向他的原座，在火井下，老海正整理着碗碟，茂，安詳地瞧着火舌在舞蹈似的跳躍。

坐下來，抽出一根烟捲，劃上火柴，想把腳在嘴上的烟捲點着，但是力不從心，烟頭和火柴的火焰，再也湊不得在一起——他的手顫得厲害

於是，他取了烟便立刻轉回來。可是，茂却安坐着不動，默默地看着火。但，把一個最劇烈的毒劑投

他的茶杯裏是化不了幾秒鐘的工夫，當他轉臉走開的一刹那間，便可以做到——老海，已經把那滿兩杯的茶，順手端來他們的面前。兩軍隊裏幹過很久，在槍林彈雨下的衝鋒陷陣，一些也不感到怕，不知怎的，現在他覺得他在驚慌得顫顫——

他強持地，小心翼翼的走向他的原座，在火井下，老海正整理着碗碟，茂，安詳地瞧着火舌在舞蹈似的跳躍。

坐下來，抽出一根烟捲，劃上火柴，想把腳在嘴上的烟捲點着，但是力不從心，烟頭和火柴的火焰，再也湊不得在一起——他的手顫得厲害

說小俠武篇長

第四十三回 萬鈞 巨岩 金庸著

兇險，海中這股水流，幸喜並未遇上若何

就在這時，一根巨木被浪濤打了

來，在郭靖肩上一撞，郭靖反手扶

了，心中大驚，叫道：「快抱住了！」

兩日，又將郭靖和歐陽鋒驅逐過來

兩人上學，歐陽鋒也下船過來，見了

，啾啾三聲叫喊，論這三推之力，實是非同小可，但那巨岩重疊數萬斤

，豈是一人之力所能移動？

他俯身下去，歐陽公子睜開眼來，叫一聲：「叔叔！」聲音極爲細弱，歐陽鋒道：「你忍着點兒。」抱起他的上身，微微用力後拉，歐陽公子大叫一聲，又暈了過去，那巨岩壓住

11/11/11

100

豆蓉月
慎子餅
龍花餅

壽丸

豆蓉月
慎子餅
龍花餅

豆蓉月
慎子餅
龍花餅

東 威 元 港 香

SHU TONG 6A BONHAM STRAND HONG KONG

豆蓉月
慎子餅
龍花餅

丁壽堂參茸藥材

男子無日工作過勞，猶若疲乏，不振，若不及時調理，初則憂鬱，鳴心跳，久不入睡，繼則勞落，家傳官方，選配飛龍動搖，石等固本，寧神安睡，調和氣血，陰陽延年，誠男界補腎固本之聖藥。

註冊商標

REGISTERED, ON 1954

蛤蚧淨龍

蓮黃 蛋黃 豬仔

豆蓉月
慎子餅
龍花餅

壽丸

豆蓉月
慎子餅
龍花餅

豆蓉月
慎子餅
龍花餅

東 威 元 港 香

SHU TONG 6A BONHAM STRAND HONG KONG

豆蓉月
慎子餅
龍花餅